统

WY WY

彭瑞高

遇到大难,他就会默默地坐 在一旁,他知道帮不了忙, 你不问,他不说,空气一样 存在,若有若无,绝望的时 候,让你不孤独。

我是长子,第一次婚 姻失败,怕父母难过,许久

没回去,怎么解释 呢? 无言以答,还 独自住在婚后分配 的房子里尚未迁 出。父母住在上海 的东北角,我在上 墓 海西北角,父亲已 预感到什么,大热 天换了三部公交 车,扶着楼梯扶手, 的 一步一喘一阶梯. 转上一层,靠着转 **鱼** 外的 扶 手 歇 一 歇,终干爬上六楼, 父亲个大体胖,又 患严重的肺气肿,

前

思

我打开门,惊讶!父亲提 着一大包麦乳精,企图不 给儿子压力,彼此无言,只 有空气,无中"胜"有。我 不知道是怎么说出第一

话的,父亲没有劝 慰、没有叹息,只是 沉重地坐着,垂首 看地,一种无力感。

五颜六色 那段时间,每 到午饭时,我穿过两条马 路,第一条中山路,马路摊 的辣酱肉丁面0.95元一碗。 第二条马路零陵路,跌到 0.9元,日久天长,也是一笔 不小的开销。为此买来上 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家 常菜一百则》,照着步骤,切 葱花、切姜丝、切丁切块、炒 菜煮饭。那天中午,我炒了 几个菜,推勺掂锅,他一 鲤鱼翻身,我想父亲一定惊 讶, 同去可以放心了, 从不 动手做家务的大公子兼书 呆子,终于会照顾自己了。 那天我送他去车站, 临上车 门,父亲终于说话了:"早点 搬回家吧。

不久父亲病了,住进 瑞金医院,那天我们一家都 在,前妻进来了,我很惊讶, 父亲很激动,站起来招呼,

如果父亲还活着,我 前妻很尴尬,她是来找做实 习医生的弟弟。当时我恨 自己,没有能力,让父亲受 窘。自责无益,只有努力。

> 后来我跑到山东泰安 和柜台、包饭店。 母亲很担 心,她的逻辑是:高考数学 零分的,怎么算账? 不会算

> > 账,怎么做生意?简 直"盲人骑瞎马,夜 半临深池"。我的逻 辑是,赚来的钱在自 己口袋里,不会算, 也跑不了。我没本 事,却胆大包天。母 亲呢,做财务的, 出身工商地主家 庭,一辈子低头做 人, 谨小恒微, 实 在放心不下, 带着 患病的父亲, 挤上 去泰安的通宵火 车,给我算账。

我的饭店在站 前一管理机构隔壁,那里的 员工,穿着制服来我店吃 饭。我一改当地陋习,概不 赊账,但折让七折,不过他 们得了三折便宜还是铁着

脸。父亲有位老战 友,是这个管理机 构上级部门的主 任,父亲打电话给 他,告知儿子在此 开了个饭店,想请他来看

看,顺便吃个饭。话筒里只 听到对方"嗯嗯啊啊",我知 道在应付,但父亲很天真, 以为一起吃小米、过黄河的 战友,父亲还是他的领导, 他一定会应诺而来。过了 几天还不见他身影,为了儿 子,父亲晚上亲自上门拜 访。战友拖拖拉拉总算来 了,算是赏脸,隔壁的头自 然过来作陪。那战友,扬着 脸,剔着牙。那人看出父亲 与他不过尔尔。事后依旧 如故,刁难设卡,我也依旧 如故,七折礼让,概不赊账, 落袋为安。承包期到了,我 也走得清清爽爽,因为从不 赊账,所以没有应收款。

回到上海,有了山东 的经验,我的生意很快起来 一次去北方办事,路过



在天津决赛。此前17届, 中国队夺冠14次。这一 次,中国队居然被伊朗队 边看边聊 压着打,最后惨败18分,

13年前,男篮亚锦赛

以52:70 失落桂冠。伊朗队主教练说: '有姚明,你们是亚洲冠军;没姚明,我们 是亚洲冠军。

少年这天也看了 比赛,在周围一 片哀叹声中,他

在网上留下七个字:"有我,中国篮球行!"

他叫丁彦雨航,一个来自新疆的孩 子,这时正在山东参加篮球训练营。小 丁父母都是运动员,他的"彦",来自母亲 姓名中的"燕"字。"丁彦雨航"这四字姓 名后来上了国青队、国家队名册,还刻上 了中国篮球中:2016-2018年,他连续两 个赛季成为"CBA 最有价值球员 (MVP).

今天,这个四字姓名来到上海,出现 在上海男篮新名单中。丁彦雨航成了"新 上海人",我们祝福他。

然而,新赛季带给他的,可能是鲜花 与掌声,也可能是挫折与痛苦。如果说 前方是严峻考验等着他,一点也不为过。

古来有言:"英雄独怕病来磨"。这些 丁彦雨航一直为膝伤所困扰。他擅长 "急停跳投",常在疾跑中突停、跳起投篮 得分。这使他双膝受到巨大压力;频繁的 比赛, 更使他的膝伤陷于恶性循环。这一 情况以2018年季后赛为最。那时,山东队 与浙江广厦缠斗7场,丁彦雨航伤势明显 加重,球迷甚至看到,打了封闭后上场的 小丁,最后被队医搀扶下场进行紧急治

泰安,专门下车,带着上海 的点心,去看看当年店里的 伙计们,父亲叮嘱我也去看 看那位战友。父亲就是那 么憨。我提着酒上门,那时 他已赋闲在家,见了我很激 动,站起来走过来,双手抱 一再说抱歉。我装愣卖 傻,说了不少好话,多数违 心。他心里也明白,情不自 禁地夸我懂事。在社会上, 言不由衷是生存迷彩服,底 线:不媚不佞不害人。 父亲不满十五岁就投

奔革命,挤在抗战末期,适 龄即入党,也算是个秀才, 却总感到一辈子怀才不 遇。父亲壮年时,三个儿 一起皮,每当我们犯事, 他拾起拖鞋抽我们,然后 落着泪说:"赌气成钢",-口山东话,重复多了,三兄 弟垂头侧脸,互相窥视,憋 着嘴想笑而不敢。现在我 们明白了,这句话寄托了 自己壮志未酬的抱负。

恢复高考后,我是历 届生,小弟跳二级,同时考 上大学, 在远近很给父亲长 脸。他希望我们积极靠拢 组织,但我们都下海折腾, 未遂他的心愿。后来看到 我们事业有成,自我安慰: "儿子不如我,挣了又如何; 儿子强似我,不挣又如何。" 实际是在安慰自己

《我爱我家》里的老革 命爷爷,无论体形、言谈、举 止, 越看越像我爸。影视里 的墙上,没有对联,突兀地 挂着横批:老骥伏枥,就是 那一代老干部的心情,包括 我父亲。父亲后来得了肠 癌,在大牌三甲医院当外科 主任的朋友给他主刀,住的 是特需病房,母亲日夜陪 着,我们俯身帖耳安慰他:

你享受的也是局级待遇! 他总是不甘心地笑笑。出 院后,他与母亲住在孩子们 为他们买的低密度内环小 区底层,父亲上午坐在露台 的藤椅上,双肘搁在扶手 上,眼前有自家花园。父亲 总是一脸肃穆,我知道他心

有不甘,这就是男人! 父亲不谙人情世故, 直,偏偏成了家风,"山中有 直树,世上无直人",自然不 宜仕途,所以兄弟仨都经 商。父亲与普通父亲一样,

为孩子遮风挡雨,节衣缩食, 苛刻自己,抽次等香烟,喝劣 等白酒,后来——戒了,连爱 好都戒了。等我中年以后。 知道人生没有爱好, 也要有 癖好,否则活着还有什么趣 味? 但父亲很乐观,"文革" 期间赋闲在家,看到邻居 小孩来玩,就拿起玻璃杯, 灌满开水,冒充白酒,高高 举起,做干杯状,小胖子看 了发呆, 背地里惊叹: 僚爷 酒量比武松结棍! 在定量 供应的贫穷年代里,单单三 个大胃王的"光榔头",父母 该怎样饿了自己,哺育孩 子?记得暑假去"五七干

我小小年纪成了"新闻人物"

生活水平提高后,我与爱人商 量买房时,一致选择有院子的底 楼,我和树有缘,院子里种上了桃 树、橘树、石榴树、茶花树、桂花树、 果、冬有绿。语言无处去,落地也生 辉,在家似乎每天与它们对话,陶醉 在自我欣赏中。

庭院燕莺啼,花香灌心田。如 今我已退休,但和树千丝万缕的情 结更加深厚,有树相伴,真好。

疗。那两年,小丁还有望获得美国达拉 斯独行侠队正式合同,而去NBA打球是 每个篮球小子的梦想,为了这一梦想,小 丁坚持参加试训,可右膝伤势最终迫使 他忍痛退出。之后,他以国手身份带伤 参加亚运会,而这届亚运会男篮决赛,对 手正是伊朗队。当年那个16岁少年,此

刻已成长为中国 个16岁上海,励志少年又一站队首发主力。人 们不知他是怎么 想的,只看到他 和队友们满场飞

奔、杀得眼红,最终以84:72 打败伊朗 队,证明了"有我,中国篮球行!"

十多岁,正是一名篮球健将当打之 丁彦雨航在美国做了膝关节手术,志 在东山再起。休养两年后,他于2021年复 出CBA赛场。毕竟骁将技在,与同曦队 赛, 他独取34分, 再现昔日辉煌,

行家们分析:膝部受伤的小丁,对急 停跳投和强行突破有所顾虑,唯一能放手 一搏的,是冲撞较少的三分远投。这两 年,他苦练远投技术,大有收获。与同曦 比赛所得34分中,27分是三分球(9中), 占比八成。远投已成为他的"杀手锏"。

作为CBA两届"最有价值球员" 彦雨航常年都获"顶薪"合同。这次来上 海,所签的却是一份"底薪"协议。有人 说,这是小丁低调;也有人怀疑,莫非伤 后小丁不值钱了?

丁彦雨航想必无心关注这些隔空之 语。赛季临近,他要康复自己、充实自 己。人们欣赏他对篮球的真正热爱。上 海有好医生,有利干治疗他的伤病:上海 有好球市,将成为他人生中又一个励志



校"玩,三兄弟相继发育, 饭量奇大,一人一顿饭六 两,还喊饿。同事们见了 父亲,尤其女同事,总是怜 悯道:"老李家的三个小老 虎啊",说着就给饭票、粮 票,按父亲的清高,这是嗟 来之食,但父亲——笑纳。

父亲还有与一般父亲 不同之处:以自己的失败铭 碑为我们昭示教训! 为我 们扫雷,我们紧随其后,趋 利避害,最后走出他的阴 影,破茧成蝶,昂首阔步走 在顺途上,春风得意,顾盼 自雄。但人生的失意意味 着什么?蹑手蹑脚,拐弯 抹角,说话就像放屁,还不 敢响,不得不搁在振动挡。

生活恢复如常后去扫 墓,我站在父亲的墓碑前, 我想起了这些,难过得就是 哭不出来。

前些年,老宅实行新农村建设,把宅基周边改造成 了梨园、桂花园和紫薇园,农田集中在村庄的北部,由 大农户承包,大面积机械化耕种,我家的几亩责任田转 眼变成紫薇园。无地可种的老父亲脾气越来越怪,整 天拧巴着脸,时不时地拿老伴出气。怕他闷出个好歹, 老母亲要我有空常回来,开导开导他,说他最听我话。

午后,秋高气爽,蝉鸣聒耳。汽车开在通往老字的 水泥路上,两边的紫薇花正开得热烈。 敲门,81岁的母亲细开一条门缝,见是 我,笑脸相迎。侧身进门,问她父亲在哪 儿,母亲虎着脸,朝上头指了指。上楼。 父亲在靠南窗的躺椅上午憩,手中残缺 的破蒲扇,如一张掉了门牙的老太的脸, 逢人傻笑。见我,父亲站起,冲我嬉笑的 样子,神似那柄破扇。我调侃道:"这么 热的天,还有雅兴倚窗赏景?"父亲望向 窗外。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紫薇花,粉的, 红的,紫的,黄的,纠缠夹杂在一起,南风 轻拂,送来幽幽花香。父亲却神情凝重, 拧巴着脸说:"这里原本是一大片麦田。

我说:"换上紫薇花,也不错嘛,看, 不是很美吗?"父亲反诘道:"麦田不美 吗?"拧开塑料杯,喝口水继续说,"寒露

旺日头,落麦种蚕豆,寒露麦落泥,小雪麦芽移,霜降麦 头齐。麦田的美,美在过程,每个节气都有每个节气的

循着父亲的话题,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幅似曾相 识的美景:寒露时节,气爽风凉,少雨干 燥,几乎天天能见到日头。那时五谷早 已归仓,稻田剃了平头,清爽、干净。秋 天的风衣上,印着火红的枫叶,吹在脸 上,是一句句呢喃着爱意的悄悄话。风

调雨顺,丰衣足食,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安详,农人却 既要忙着浸麦种、种蚕豆、又要落实明年的打算。 寒露 时节,种田也是懒散的,农人开麦沟,削麦泥,把偌大一 块田地修理成一垄一垄的。随后,把装满麦种的簸箕 架在胯上,一把一把地把它们撒进被削松的泥土里。 麦种落地的那一刻,泥土便有了心跳,麦种像胎盘里的 婴儿,麦田里充满了母爱。

"霜降麦头齐。"可以遐想,霜降时分,秋天与冬天 刚牵上手,却马上要分开。秋叶落尽,万草枯黄。秃了 头发的东北风,撕扯着瓦隙间的哭泣。老柿树红着鼻 子,龇着牙缝,站在冷风中。唯有麦田,齐整地顶出绿 色的麦头,醒目得像文章的标题。它们连成一片,如一 条掩盖严冬的绿色巨毯,为明年的春天做好了铺垫。

又一阵带着紫薇花香的凉风,越过南窗,拂在脸 我深吸一口气自言一句:"好香。"父亲回了一句, 麦田不香吗?你根本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香。我小时 候,最渴望的,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平时,一天两餐, 每餐一碗稀稀拉拉的菜粥,几粒米饭,屈指可数。那时 候,穷人最盼望的,不是生日,不是过年,而是立夏。"立 夏三朝早麦香。"立夏后的麦田是最诱人的,不是因为 有金色的麦浪,更不是因为有飘飞的麦蝶,而是因为立 夏时,麦田渐黄,麦香渐浓。有一年立夏,家里已断粮 多日,全家七口,菜粥吃得脸都绿了。等不了麦粒成 熟、饱满,先割了一些麦头,晒干,去了麦芒与青壳,煮 上一锅青涩的麦粥。揭开盖子的那一刻,麦香四溢,全 家人泣不成声。

与父亲聊了一下午的麦田,父亲说,仿佛闻到了隐 隐麦香。下楼。母亲煮好了三碗带着麦香的荷包蛋排 骨汤面。80多岁的老人有时就像小孩子,当父亲把自 己碗里的荷包蛋夹给母亲时,拧巴着的脸终于松开了, 露出笑意。但我知道,他的心依然拧巴着,拧巴着一个 关于播种和收获的道理,拧巴着一个农民对这片土地 的真爱。

每年的10月是结婚季,穿上婚纱 走红毯如今也是一种婚礼时尚。其实, 每个女孩都想象过自己穿婚纱的场景, 那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也是最美的时 刻。在现场,宾客们能一眼认出新娘 子,全赖那件长至脚踝的婚纱。穿上婚 纱,再平常的女子都

婚纱之所以是白 色,是因为白色象征 着纯洁和童真。说起

能秒变高贵的女神。

婚纱的来历,有人说是16世纪的欧洲 爱尔兰王室贵族理查伯爵与平民女子 萝丝一见钟情,想要娶她为妻。王室一 片哗然,极力反对这桩跨阶级的婚姻。 为此,王室故意提出了一个当时几乎不 可能实现的要求,希望萝丝用一个晚上 缝制一件白色圣袍,那时还没有结婚穿 婚纱的习惯。萝丝没有气馁,她和小镇 的居民们彻夜未眠,在天亮前赶制出了 件精致且简约的白色圣袍,爱尔兰的 王室成员见此深受感动,为两人举办了 婚礼。还有一种说法是,19世纪以前,

西方的女子出嫁 时所穿的新娘礼。

服没有统一 的颜色。

直到1840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婚 礼上穿了一件洁白的婚纱亮相,用中国 的上等锦缎制作而成,上面缀满了钻石 和蕾丝,配着白色的头纱,这一身装扮

惊艳了全场。因着名人 效应的带动,白色的婚 纱逐渐成为新娘子的婚 礼专用服固定了下来。 梁咏琪曾经欢快地

唱着:"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 我穿着长长的白纱……中意他, 中意 他……"穿上婚纱,标志着无忧无虑的 单身岁月宣告结束,她已经嫁作人妇, 将与先生携手共度余生。这是一个划 时代的事件,应该郑重其事地筹办,婚 纱则是华丽的物证。

每个女人都有个婚纱梦,若问小孩 子婚礼现场谁最漂亮?她们准会异口 同声地说新娘,因其穿着耀眼的婚纱。 我们村里有年近六旬的阿姨,她一生节 俭,有一天拉着老伴去镇上的照相馆拍 了婚纱照,装了相框挂在卧室床头的墙 上,算是弥补了当年的遗憾。

因为爱树, 所以无论到哪个地 方旅行,我很留意当地各种树。 类从原始森林里走来,离开了树,但 又通过垦荒,重新种起树。人类最 早的文明,始终和树息息相关,树更 是人类的朋友。

那年,我在东北吉林考察,经朋 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对树充满热爱、 崇敬的慈祥老人赵老汉。赵老汉当 了大半辈子伐木工,经他的手,曾砍 伐掉成千上万棵树,直至退休,内疚 不止。于是老人下决心,用余下的 生命,种上无量的树,弥补过去。赵 老汉义务植树20多万棵,他的举止 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尊重和政府的嘉 奖。老人高兴地告诉我:"在他的带 动下,如今植树诰林蔚然成风。结 婚、生子、生日、入学、搬迁等重大日 子,全家老小都会去种树纪念。"赵

鱼

欢

莲

0+

)间

明

作

## 与树结缘

老汉讲得激动,我听得感动。

还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学写 自己的名字,才知父母赐给我的名字 里就有"树"字,这是爱上树的"启 蒙"。我难忘人生第一次种树的情 景:那天,我用小铁锹,用力挖土坑、 泥土、汗水、喘气,稚嫩小脸上洋溢着

童趣的喜悦。这瞬间,正好被路过 的一家报社记者捕捉抓拍到。第二 天,报纸头版刊出了这张新闻照

腊梅树……春有花、夏有荫、秋有